



金克木人生漫笔

金克木 著



同心出版社

金克木人生漫笔

金克木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克木人生漫笔/金克木著.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5

ISBN 7-80716-072-1

I. 金... II. 金...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5717 号

金克木人生漫笔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出版人: 刘霆昭

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0 号

邮编: 100734

电话: 发行部: (010) 85204603 (外埠)、85204612 (本市)
总编室: (010) 85204653

E-mail: txcszbs@bjd.com.cn

印刷: 北京市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1.25 印张

字数: 280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0.00 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主 编：

邓九平

编 委：

牛 汉

邵燕祥

王得后

钱理群

王富仁

邓九平

目 录

人物篇

- 3 | 雪灯——悼吴组缃教授
- 5 | 悼子冈
- 9 | 由石刻引起的交谊——纪念向达先生
- 14 | 叹逝
- 18 | 记一颗人世流星——侯硕之
- 22 | 吴公子保初
- 24 | 送指路人
- 30 | 北大图书馆长谱
- 34 | 代沟的底层
- 41 | 珞珈山下四人行

自述篇

- 49 | 学说话
- 53 | 学读书
- 57 | 学拳
- 59 | 联话
- 61 | 遥寄莫愁湖
- 64 | 我的“偷袭”

- 68 | 教师应考
72 | 译匠天缘
76 | 一点经历，一点希望
80 | 天竺旧事（节选）

议论篇

- 99 | 试说武则天
104 | 三“王”的传统
107 | 孤独的磨镜片人
117 | 两大帝国的统一场——历史的节奏之一
128 | 信仰·崇拜·统一场——历史的节奏之二
135 | 李约瑟·王亚南·陈寅恪

随笔篇

- 141 | 一梦三千年：周公
145 | 妄谈孔子
148 | 荒诞颜回传
152 | 古人看“天”
156 | 四维空间
158 | 只有一头的棍子
160 | 搔痒出新裁
163 | 诗境
165 | 记“说瓜”
168 | 寒山子·迦利布
171 | 师范乎
174 | “五四”一疑
177 | “话语”世界随笔
180 | 魂步，晚上好

182 | 茶毗前谈：逍遥游

187 | 九八年一代

读书篇

191 | 与书对话：《礼记》

194 | 读《西伯戡黎》

196 | 读《声无哀乐论》

199 | 古书试新读

203 | 再阅《楞伽》

212 | 呼唤《水经注》

215 | 读启功《论书绝句》

218 | 《银翘》·《剪云》

222 | 读书

224 | 外行读书

227 | 读书断想

229 | 九方皋读书

文化篇

233 | 文化问题断想

236 | 东西文化及其科学

239 | 三谈比较文化

246 | 《论语》中的马

254 | 武人的文才史学

257 | 与小说对话：不败求败

260 | 上古御前的会议

263 | 八股文前八股文

269 | 为载道辩

280 | 诗疑妄测三则

- 285 | 《蜗角古今谈》前言
289 | 黑洞亮了——从译泰戈尔诗赠徐迟谈起

杂感篇

- 301 | 文丐生涯
305 | 平行名人传
308 | “道、理”兴亡
311 | 时间
315 | 小辫子老头
317 | 阿Q——辛亥革命的符号
321 | “闲”、“书”二话
325 | 两个月亮
328 | 回忆屠格涅夫
332 | 爱·情：真·幻
335 | 幻庵棋士乘船来
341 | 逃犯的剃刀
347 | 三教授论蜚螭

附：

- 350 | 自撰火化铭
352 | 未知的宇宙

金木婴



人物篇

雪 灯

——悼吴组缜教授

我知道吴组缜的名字很早，认识他却是在“文革”中共同劳动时。后来两人搬家，成为“对门居”。这时才经常晤谈，照他的习惯乡谈是“熟得要命”。以后两人搬家，又在同一园子里，不难相见。然而随着年岁增长，见面次数成为反比例越来越少了。去年秋天在未名湖边长椅上我们还曾并坐闲谈，不料此别竟成隔世。好在他比我只大4岁，走早走晚也不过是一步之差。

回想30年代初期，有位朋友忽到我处，大声嚷：“了不起！清华学生里要出大作家了，而且不止一个。看这篇《官官的补品》吧。”随手把一本《清华周刊》掷到我面前。这篇小说的署名正是吴组缜。以后《文学季刊》登出了他的小说《一千八百担》，果然一举成名。两篇小说都是以冰冷笔调藏火热心情。作者佩服同乡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两吴的笔法是一路，好像我小时候玩的雪团中放蜡烛头点火的雪灯，现在有冰灯了，里面不是烛火而是电光，更强烈了。但这样的小说似乎还稀少。记得在那同一时期，我曾为了梅里美的《卡门》和《高龙巴》的“寒包火”风格和朋友争论了半夜，几乎提到了我们当时看过的所有古今中外好坏小说。最后他打出了一张牌是《三门街》。我没看过，只好听他说话，虽不甘拜下风，却也无法回嘴，讨论就此结束。

我和吴住对门时，彼此都已过花甲之年。他还留点少年火

气，我已是烟消火灭。我们有时谈论小说，多少使我想起当年和朋友论雪灯风格时的豪情。在“文革”后期，他曾被指定写一篇论《金瓶梅》的文字，说是因为不准别人看这部书，所以只能由他来写。他拿稿子给我看。我随手在后面加了《圣叹外书》，说这是我所见过的，那时还很少的，对这部小说的古今评论中，从来未有的“大手笔”。这篇文稿后来不知何处去了。

我怕写当代名人，不拜寿也不追悼。即使是比较熟而应当写一点的，我也忍住不下笔。何必以微尘而附华岳？只有俞平伯先生逝世时我发表了悼诗和后记。那是由于我的脑中50年代阴影犹存，错误估计，以为没多少人写他。哪知大谬不然。吴先生上过俞先生的课，也论《红楼梦》，但没有落进批判旋涡，所以学生的名气不如老师的大。俞平伯、许宝驯伉俪情深，人所共知。吴组缃、沈菽园夫妇感情之笃也是生死不渝。我在悼俞文中说俞、许到另一世界仍是一双“如花美眷”，现在正好把这话再说一遍送给吴、沈二位。

正是：相逢不恨晚，此别惜匆匆。

悼 子 冈

我认识彭子冈很早，但她认识我很晚。

子冈的成名是作为女记者，但她的出色在于她有一支文笔。至于她的更出色处则是她的为人。不过，若就她对现代中国的贡献而言，还应当说她是第一批中的，甚至是第一个，当成了新闻记者而且一直当到底的女孩子，一个从向往革命到投身革命而对革命却充满热情而理解不足的天真的女性。

30年代初期，我在申报《自由谈》看到署名子冈的一篇小文，文中提到她住在北平西城一家女子宿舍，捎带了一笔那个宿舍的房主。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学生》杂志征文中第一名的那个子冈，而这宿舍无疑是我的朋友曹未风新开的秋城女子寄宿舍。于是我去看这位决心花20年时间译莎士比亚的朋友曹未风。他告诉我，子冈本名彭雪珍，是中国大学英语系的一年级学生。我立刻想到那是《中学生》上发表作文的苏州振华女中的学生，大概是叶圣陶先生的弟子。恰在我们谈话时，一位推着自行车的女孩子陪着另一位进了院子。同子冈在那篇文中说的一样，她把自行车向墙上一靠，便和她的朋友站在对面廊下谈起话来。曹未风说这就是子冈。隔着窗帘我认识了她。

随后我知道她进大公报当了记者。当时有女作家、女编辑，还没有女记者，至少没有能长期正式当大报记者的女孩子。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不会想象得出50年前当记者多么不容易，女性对这种职业更是多么难于适应。有勇气的未必有能力，有文笔的又

不见得能过忙忙碌碌在各种各样场合会见各种各样人物的记者生涯，受不了几乎天天会碰上的，从报馆内到报馆外，从政治界到文化界，种种方面射过来的责难和闲气。无本领的人，老板不愿用；有本领的人，老板不敢用。可是子冈居然闯开了这一关口，她仗的本身的条件还不是那支笔。会写文章的女孩子有的是。她所仗的是她的天真。我至今也难明白，她怎么能那么相信人，她仿佛想不到世界上居然会有坏人。她不会伤害人，受到伤害时也只是迷惑不解。好人相信她，坏人不防备她，也伤害不了她，因为她不懂人为什么要伤害。她受了气也不会去恼恨别人。她的文并不能完全表现她的人。

当然左翼新闻界是另一种情形。抗战初年我在长沙和桂林认识了年纪很轻的高灏和高汾姊妹。她们进了夏衍主办的救亡日报当记者。那时范长江办的国际新闻社和陈农菲主持的青年记者协会都在桂林。高灏很快成为真正的女记者。可是皖南事变发生，救亡日报关门，她又当不成记者了。终于英年早逝，深可惋惜。女记者的人才到处有，可是能用又敢用而不会被封闭的报馆难找啊。高汾后来到重庆，也成为大公报的女记者。这时子冈已经闯开门路，女记者不稀罕了，但也还不是愉快的职业。

太平洋战争时，我在印度认识了在赴美途中的杨刚。我知道她曾用杨缤的名字翻译《傲慢与偏见》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她是作为大公报驻美记者出国的，我在大公报驻印记者郭史翼的办事处见到她。那真是一见如故。我实在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看得起我。我后来才觉得真有点对不起她的好意，我对她说：“你改名为刚，可并不是真刚强。你的傲慢与偏见太多了。你真能忘记自己是女性吗？还是不要那么刚强吧。”坦率的谈话，从世界大势到生活小事。真不知两人怎么会谈得来的。后来我和子冈见面后，立刻发现她和杨刚大不相同。她天真得不知有险，所以能“履险如夷”；而杨刚不行，过不去悬崖峭壁。在郑振铎先生追悼

会上我见到杨刚，她说是遇了车祸，神态黯然。我也不知说什么好。我隐隐感到，像郑先生那样正直豪爽的人会在空中遇难，杨刚这样的强者也在平地上撞车，恐怕她会去追随郑先生。果然不久她便向世界告别了。子冈却像是个大孩子，一直到去世前几年还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她的天真究竟是幸呢，还是不幸呢？

直到1948年，我在北平先认识了徐盈，那是由于我的老朋友郑伯彬，也就是杨刚的被日本飞机炸死的丈夫的弟弟。我们在一起谈的是战时和战后的华北经济。我还没有去见和徐在一起的子冈。我随即结婚，才被带到大公报办事处去拜望我的伴侣的振华老同学子冈。大家谈起《中学生》、《自由谈》、大公报，我才发现文实不如其人。子冈和杨刚不同。杨是文学家、诗人，同时是政治人物；而子冈虽是革命者，却不是政治人物。她和我认识或见过的所有女性几乎都不相同。这样的人怎么能在波涛汹涌的政治和文化界当那么多年记者呢？也许是我错了。唯有她这样的人才能以一叶扁舟踏过风浪而感觉不到什么惊险。

杨刚向我提到过陈蕴珍，即巴金夫人萧珊。我在桂林见到她时，她还只能算是个大孩子，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打毛衣。到昆明见到时，她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在上海又见时，她成为一个婴儿的母亲。从此没有再见，但她给我的印象却不可磨灭。她有子冈的天真，又有杨刚的自信。这是难得的“二难并”，可惜并不是好事。她虽过了杨刚过不去的第一关，却过不了更高大的第二关。反而子冈都能过去，可以说是生于天真，没于天真，给她的友人留下一个无法描述也无可描述的印象。这没有她留给国家社会的文字永久，却更深刻也更生动。

对我来说，这世界是有点奇特的。有一些人见面很少，谈话不多；有的人几十年的交情不过是通信，对面谈话微乎其微；有

的人仅仅是一般朋友的见面，甚至还不大见面；可是这些人却都留给我淡化不下去的影像。子冈属于最后这一种。这个名字和这个人，尽管在宇宙中仅仅是一闪而过，然而这道闪光是永存的。

1988年

由石刻引起的交谊

——纪念向达先生

1939年夏天我到昆明，在吕叔湘先生住处初次认识向觉明（达）先生，但这次还谈不上缔交。向、吕都是吴雨僧（宓）先生的学生，那时我和吴先生见面不多却相知不浅，所以大家一见都很容易熟悉。

真正开始熟识是在1941年夏天。我去印度，又经过昆明，汤锡予（用彤）先生去乡间，无缘得见，我便去访汤先生的学生向先生。他住金鸡巷5号，是一个小院子。他听说我要去印度，很高兴，对我热情接待。

在中间屋里挂着一幅横披，是裱好了的拓片，上面是印度古文。有墨笔跋语说这拓片经向先生一看，立即认出是印度阿育王石柱铭刻，“即以相赠”，有宝剑赠与英雄之意。赠者的姓名现已忘了。记得当时向先生还曾取出一本英文书的插图为证。后来我在印度见到石柱原物，都已进入博物馆或用围栏保护起来，不能拓了。那张拓片大概是发现初期拓出供人研究的，相当珍贵。后来我们没有再提此事，不知这拓片到何处去了。这时我才深知向先生并不是仅仅钻研书本作文献考古。

第二次和向先生有了学术关系又是由于石刻。他在西北发现了一个经幢刻石，上有梵文刻字，拓了下来，将照片寄给当时在印度国际大学的周达夫先生。周将照片寄给浦那的郭克雷教授，因为他既研佛学，又通汉文。郭克雷教授很快就判定是《缘生